

古人的爱竹之心

文
鲍安顺

我常赏竹,看漫山遍野的毛竹,院子里的紫竹,公园里的罗汉竹,还有山民种植的雷竹。

那竹子,用途广泛,可作用材,工艺雕塑,编制器具,竹笋还可食用。更可喜的,那竹竿竹叶,青翠秀色,煞是迷人,在无数文人和画家的笔下情趣盎然。唐代大诗人杜甫,曾在《佳人》一诗的结尾写道:“天寒翠袖薄,日暮倚修竹。”那翠袖,那修竹,神似佳人,比喻得妙不可言,恰到好处。

此诗开句写道:“绝代有佳人,幽居在空谷。自云良家子,零落依草木。”那佳人生于空山幽谷,自称良家女子,身世零落漂泊,与青山草木相伴。我读后,感觉那诗意是绿色的,像佳人一样,寻常清秀,美丽可人。杜甫在此诗里,还写到那佳人,在盛唐后的安史之乱中,被丈夫抛弃了,她凄苦无助,感觉世态炎凉,她在轻薄的夫婿眼里,远不如美颜如玉的新妇,那新人笑,旧人哭,多么让人伤情。

诗中还写道,那忘情郎,丧失天良,正如泉水在山间清澈,出山后就污浊了,不堪入目。整首诗意,写得不胜清寒,孤寂高致,让一位无依女子,背靠一丛青竹,衣裳单薄,孤零零地绝世独立,犹如冬日苦寒,幽姿动容,让人荡气回肠。

有诗人,借杜甫此诗意,抒情言志,表达意绪。宋代诗人徐似道在《句 其十六》中诗云:“天寒不知翠袖薄,日暖但觉玉烟生。”徐似道,字渊子,号竹隐,可见他与竹有缘,喜竹爱竹。在他眼里,

那天寒之竹,翠袖薄凉,在暖阳里让他仿佛看见碧玉生烟,美不胜收。可见,徐似道的诗情,比杜甫轻俏了些,却也不乏轻盈洒脱。

另一位宋代诗人孔平仲,在他的《孙元忠寄示种竹诗戏以二十篇答其二〇》中诗云:“天寒翠袖薄,染泪在丛筠。”那诗情,正如诗题里的“种竹诗戏”,让“染泪”之态,有着天寒翠袖的薄凉,也有着诗心失落的轻薄。此诗开句写道:“碧色忽惆怅,霜埋翠竹根”,语出入骨,写出了诗心的惆怅,若苦寒霜,不堪回首。

宋代豪放派诗人苏轼,在《赵昌四季芍药》写道:“倚竹佳人翠袖长,天寒犹著薄罗裳。扬州近日红千叶,自是风流时世妆。”那诗意出之杜甫,却别开生面,写尽喜悦之情,云淡风轻,有眉开眼笑的悟道。宋代另一位豪放派诗人辛弃疾,在《水龙吟·登建康赏心亭》一词中云:“倩何人唤取,红巾翠袖,搵英雄泪?”那诗里的翠袖,出于杜甫,却已不是佳人悲情,愤然写出了巾帼英雄的豪情壮志,风骨气概。

明代诗人何景明在《明妃引》里诗云:“琵琶马上再三弹,翠袖朝啼关塞寒。”那翠袖的寒意,犹如关塞寒鸿,琵琶声声的清寒缠心,寒彻心扉。清代诗人龚自珍在《菩萨蛮》词里云:“无言垂翠袖,粉蝶窥人瘦。”那意境,机智俏皮,也显苍凉,真是让人“无言”呀!

清代另一位诗人纳兰性德,在《南歌子·翠袖凝寒薄》中写道:“翠袖凝寒薄,帘衣入夜空。病客扶起月明中,惹得一丝残篆旧薰笼。”词看写人离恨之情,是诗人为相恋女子而作,从对方落笔,写出她苦苦相思的情态。那词意,不是杜甫的弃妇哀怨,而是圣洁的男女爱情,情深义重,却又苦寒凄美。

看过《天寒翠袖图》古画,画于宋朝时期,作者不知谁人,是张没有题款,也没有盖印的画。那不题名的画,是古人命题作画比赛,就像今天的美术作品评奖,必须隐去姓名后,才能递交评委评选。古人喜好用诗歌名字命题,我曾在一本绘画研究杂志上,看到全国绘画比赛的征稿启事,就是根据古诗选题,让人创作参赛。

在《天寒翠袖图》古画里,仕女的发髻造型,衣饰着装,皆为唐人风格,那胳膊上搭着的,是件小褂,下身穿长裙子,裙在胸口以下,典型的唐代仕女打扮。画里有竹子,竹旁的蕨草叶子,画得精细生动,趣味盎然。那蕨草有几丛,叶子张开的角度皆不相同,姿态各异。那秀竹,让我想到古人的爱竹之心,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。我还想,那竹子在古画里,与佳人相伴的,是杜甫的诗心,也是古今文人墨客,竞相追寻的情韵爱意,翠袖风情。

在银杏林深处

文/ 陈于晓

季节,总是在声色不动中,动着声色。风,沙沙沙,紧上一阵,再紧上一阵,走进古银杏林,抬头发现,这银杏叶,一下子就金黄了。

银杏叶,是一下子金黄的吗?也许,这只是我的一种错觉。错落在银杏林下的人家,是一天一天,看着这叶子,慢慢金黄的。而天空,也是这样,一天一天蓝着,蓝到澄澈,蓝到愈加深远了。我仰望的时候,仿佛也有老银杏的影子,在天空中轻漾着,天空是蓝色的湖泊。这些老银杏的个头,早已参天,那高处的金黄,与低处的湛蓝,相融成了某一个童话。

也因此,来赏银杏的她们,就像是在童话里走动。一片银杏叶,是被风吹下来的,或者是叶子枯干了,自己落下来的。这即将归根的落叶,像一只小翅膀,飞舞上一阵,然后,恰好落在了

她正在拍照的手机上。在相片中,这些生动着的银杏树,它们中有的散落在山间的缓坡上,有的则起居在人家的房前屋后。

从相片中,单看其中的一株银杏,你很难分辨出,它生活在哪儿,尽管每一株银杏,都有着不同的神态和风姿。倘若仔细看,我估计还是可以辨别的。比如,在山间的银杏,骨子里会溢出些许的野趣,与人家为邻的银杏,则大多裹着一身烟火味儿。而那株看上去特别沧桑的老银杏,它默默地跻身银杏群落中,它是长者中的长者,令人肃然起敬。

此刻,映入我眼帘的,是广袤的银杏林。银杏,散布在村落中,村落,隐约在银杏中。这一处叫“绿野仙踪”,不过,在深秋,这“绿野”,已成“黄野”,但依然是“仙踪”。她们,以游人的身份,在这银杏金黄的童话里,走

动着,很快就走成了仙子。而当我往银杏林的深处走去时,听得到你在说,云深不知处;而我则答,季节已深,又何必知处呢?

银杏林很深,却不曾藏了林中的古寺。入了古寺,也许是需要驻留一会儿的。是的,倚着老银杏,由“寺”,我想到了诗,或者禅,或者某一首禅诗。从枝叶之间漏下来的阳光,和落叶一起,金黄着,闪闪烁烁,那是一种斑斓的金黄。风吹沙沙沙,这风吹之声,是如此空灵。脚步,抑扬顿挫着,也跟着空灵起来了。

这诗句,这禅意,冷不丁,掉了一地。如果一定要说出来,这样的诗句和禅意,应该叫做“静谧”,那是一种特别美好的意境。远离着尘世的喧嚣,人在银杏林,心早就远了。身上风尘,早已被抖落,心中烦恼,已被一扫而空。或许,只剩下清澈的目光,与银杏,“相看两不厌”了。

邂逅一场唐朝的雪

文/ 徐升

冬日宜读唐诗。或是阳光煦暖的午后,或是露重霜寒的深夜,安坐书桌前,捧一卷唐诗细细品读,如同慢慢啜饮着一盏醇厚的佳酿,使人不禁心旷神怡。徜徉故纸堆中,漫步字里行间,便不经意间邂逅了一场穿越千年的大雪。它裹挟着数不尽的刀光剑影,席卷了金戈铁马的铮铮之声,自千里之外扑面而来,朔风呼啸,寒气凛凛。

有唐一代,国势强盛,疆域辽阔。由于整个社会的尚武风气,使得文人也常怀“功名只向马上取”的仕进心态,纷纷前往边塞参军或游历。因此,边塞诗成了唐代诗坛上独树一帜的丰碑。由于诗歌创作背景的独特性,边塞诗中常常会涉及一些平日罕见的奇特意象,如关城、大漠、风雪、蓬草等。其中,风雪意象以其丰富的表现形式,在突出诗歌内容、表达诗歌情感主题等方面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。

边塞诗人的笔下,风雪俨然成了一种凝结了多重情感意蕴的文化符号,时而温柔,时而冷酷,时而豪情万丈,时而愁肠百结。诗人们落笔点染边关风雪时,常常通过时空之间的联系对比,进而凸显边疆气候早寒、荒芜萧瑟的特点。如李白《塞下曲》中“五月天山雪,无花只有寒”的情景与岑参《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》中“北风卷地白草折,胡天八月即飞雪”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描写,两位诗人不约而同地将中原大地与边关山河的物候环境进行比较。五月本该是充满生机的温暖时令,遥远的天山仍然一派寒凉萧索;八月尚属初秋,胡地却已是草木凋零,风雪漫天。这一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写法,令雄奇壮美的塞外风光跃然纸上,每一位读者也随之陶醉于瑰丽的边塞雪景之中。

这一场连绵不断的大雪纷纷飘落,染白了瀚海大漠,染白了峰峦

关隘,在读者眼前铺陈开一幅颇具动态美的边塞风光图。在李颀笔下,它勾勒出“野云万里无城郭,雨雪纷纷连大漠”的苍茫寥廓,抒写着“黄云陇底白雪飞,未得报恩不能归”的惆怅失意;在高适笔下,它渲染了“雪净胡天牧马还,月明羌笛戍楼间”的清新生机,烘托着“莫言关塞极,云雪尚漫漫”的凄清萧飒;在岑参笔下,它描绘着“剑河风急雪片阔”“四边伐鼓雪海涌”的凌厉雄浑,摹画出“天山雪云常不开,千峰万岭雪崔嵬”的巍峨壮丽。千年以前的大雪,千里之外的大雪,无数诗句里凝练着它的亘古未变的明净、轻盈与锋利;无论历史长河如何奔涌,依旧掩不去这一抹动人心魄的皎洁雪色。

这一场旷日持久的大雪铺天盖地,每一朵雪花都凝结着复杂的心绪,每一粒冰晶都折射出迥异的情愫。边塞风雪,它是两地相思之苦的

催化剂,令天各一方的不舍与忧心愈发厚重可感,如李白所作《北风行》,既写征人眼里“燕山雪花大如席,片片吹落轩辕台”的壮阔奇景,也写思妇心中“倚门望行人,念君长城苦寒良可哀”的幽怨愁思。它更是出征将士矛盾心态的真实写照,是陈羽《从军行》中“横笛闻声不见人,红旗直上天山雪”的豪迈无畏,亦是李益《暖川》中“塞外征行无尽日,年年移帐雪中天”的困顿无奈。此外,唐诗中常见的离别场景也因大雪的点缀而愈发生动而逸趣横生。每每当我读到岑参“轮台东门送君去,去时雪满天山路”“山回路转不见君,雪上空留马行处”之句,便愈发觉得诗人笔力矫健,融离情别绪于奇景,令雪中送归之意境愈发豁达深远。

在这个冬天的闲暇时分,不妨待红炉火暖,拥衾衣,沏热茶,去书中邂逅一场来自唐朝的雪,遇见这千年之前的凛冽与缤纷。

甘甜萝卜赛雪梨

文/ 吴建

有一种记忆可以很深,有一种美味历久弥香,有一种特产常食常鲜,它,就是家乡如皋的土特产——萝卜。

萝卜,是一种大众化的食品,原产我国,现世界大部分地区均有种植。而我们如皋的萝卜凭着皮薄、肉嫩、汁多、味甘和木质素少、嚼而无渣的绝妙口感,早已蜚声海内外。

处暑萝卜白露菜。儿时,每到早秋,母亲总会在院子里整理出两畦菜地,撒上萝卜种。不过一星期,萝卜秧就从土里钻出来,嫩嫩的,绿绿的。母亲适时地除

草施肥,萝卜秧很快就有中指那么长,密匝匝的。眼瞅着太密了,母亲会挑小棵子摘掉。剩下的萝卜营养充足了,便一个劲儿地疯长,到了初冬,一个个都在土里膨大了肚皮,有的甚至拱出地面,露出半截肥嘟嘟的身子,甚是可可爱爱。我们放晚学回家,饥肠辘辘,母亲就从菜园子拔几颗萝卜,打来一吊桶井水洗洗,择了叶,剥了皮。我们接过萝卜,“嘎嘣”一口咬下去,水汪汪,甜蜜蜜,脆蹦蹦的,甘之如飴。从地里挖出来的萝卜,各具风姿,有的身材修长,仿佛亭亭玉立的少女,有的胖乎

乎的,好似婴儿的圆脸,有的体态丰盈,犹如健壮的少年。母亲经常煮萝卜饭、熬萝卜粥,香喷喷的萝卜饭,甜津津的萝卜粥,生津开胃,清火败毒,止咳化痰,绝对是上乘的养生佳品啊。

在我的老家,不管大人小孩,都喜欢生吃萝卜当水果,“萝卜响,咯嘣脆,吃了能活百来岁”。确实,我们小时候有个头疼脑热什么的,母亲用萝卜加冰糖熬上半小时,汁水连煮化的萝卜一起喝下去,躺在床上睡一会儿,就全好了,真是药到病除啊。

自我懂事以来,就听过“如皋

萝卜赛雪梨”这句话。如皋萝卜栽培历史可上溯千余年,相传在唐朝,如皋定慧寺僧侣早有种植,曾用自种的萝卜雕刻成莲花、佛手、宝塔、灯笼等作为供品,并馈赠施主。后逐渐流传民间,广为种植。历经数百年精心栽培和选育,所产萝卜品位明显优于外地所产,如形似鸭蛋的“鸭蛋头”,茎盘细儿似颈的“捏颈儿”,百日可收的“百日子”等。它们以嫩、脆、甜享誉四方。“烟台的苹果莱阳的梨,不如如皋的萝卜皮”。尤其是这冬日里的萝卜,那清澈甘甜的滋味,让人无尽回味。